



魏徵傳

天伊  
1408





魏徵傳

又伊

1408



1408

東京  
學校圖書

門又伊  
號1408

有印那

西傳正一齋  
香齋魏齋

明治廿年三月廿日  
錢恂



光緒癸未仲秋  
長沙王氏栞藏

魏徵列傳二十二

新唐書九十七

余爲唐書主新坳舊鱗次相竟得失易瞭頃栞諫錄竝及斯  
傳羸備梗概匪曰定本文貞畢生事蹟繁富諫錄校注蒐討  
實宏續錄拾遺旁羅故事後來考證展卷粲列斯傳輯注無  
取煩復云長沙王先謙識

魏徵字玄成

吳光堯曰漢韋賢字長孺子玄成徵父名長賢蓋慕韋氏家世因以玄成字徵淮南子汜論訓故聖

人見化以觀其徵注徵成也老子出而異名同謂之玄注道與德同謂之玄玄舊有道義玄成猶言道成魏州曲城人



舊書卷七十一

魏徵字玄成鉅鹿曲城人也

王先恭曰新舊書地

理志魏州下無曲城天寶元年改邢州為鉅鹿郡乾元元年復為邢州邢州下亦無曲城貞觀政要任賢篇魏徵鉅鹿人也近徙家相州之內黃案鉅鹿屬邢州內黃屬魏州據新志內黃本隸相州天祐三年來屬是徵乃邢州鉅鹿人後徙相州內黃政要為得其實通鑑百八十四亦書鉅鹿魏徵胡三省注隋志鉅鹿縣屬襄國郡先恭案隋志襄國郡下注開皇十六年置邢州與本志邢州鉅鹿縣合新舊書竝誤吳宗實曰曲成語避邢城漢志屬東萊郡齊併入掖隋唐因之與鉅鹿郡無涉曲城當是曲陽之譌元和姓纂曲陽侯漢鉅鹿太守魏歆居鉅鹿傳至統統長子傳為東祖次子植為西祖其敘東祖支屬云後魏孫藪生儵意暨儵會孫蘭根後魏僕射敘西祖支屬云後魏益州刺史子建生收北齊僕射北齊書蘭根及收傳俱云鉅鹿下曲陽人北史以徵父長賢及蘭根附收傳皆不增著邑里明與收同族又同里也宰相世系表敘

鉅鹿太守居里及東祖支屬與姓纂同而別曰館陶魏氏本出漢兗州刺史衡曾孫珉始居館陶以為徵之先人而不及西祖攷魏公先廟碑有云派緒滋廣因自別為西祖則徵與收同出西祖所謂兗州刺史者亦必鉅鹿支裔表舍鉅鹿郡望而第據徙邑析而二之若非廟碑西祖之紀則館陶之出鉅鹿末由質證矣兩書志鉅鹿郡之置在天寶元年曲陽縣之置隸定州博陵郡唐人重門閥族望所出不必實隸郡貫舊書猶承唐習故州郡竝書如楊恭仁書弘農華陰人廢州郡為縣武德元年置鉅鹿縣皇甫無逸書安定烏氏人志郡縣無鉅鹿之類皆是徵書鉅鹿正復同例劉知幾云地名改易猶復追書以示後來即謂此也新書之例郡皆改州用明審實徵生於襄國郡鉅鹿縣唐鉅鹿縣隸邢州依例應書邢州鉅鹿人乃云魏州曲城人如謂館陶隸魏州當言魏州館陶人與鉅鹿之曲陽皆取舊號又何異乎新書之誤所不耳解



少孤落魄

吳光堯曰史記酈生傳應劭注落魄志行衰惡之貌晉灼注落魄託義同索隱引鄭云魄音薄廣韻魄

注云本音魄與託皆他各切魄薄託俱在十九鐸以同音相段託亦通托集韻拓或作托舊傳落拓仍同音字棄資產

不營有大志通貫書術隋亂詭為道士劉鉅曰全唐文百三十九載徵道觀內柏樹賦

序云與夫擁腫之徒雜揉茲地或即其時所作

父長賢北齊屯畱令徵少孤貧落拓有大志不事生業出家

為道士好讀書多所通涉見天下漸亂尤屬意縱橫之說

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應李密以徵典書檄密得寶藏書輒稱

善既聞徵所為促召之先謙曰通鑑百八十四隋義甯元年九月甲寅密以寶藏為上柱國武陽公寶

藏使其容鉅鹿魏徵為啟謝密且請改武陽為魏州又請帥所

部西取魏郡南會諸將取黎陽倉密喜即以寶藏為魏州總管

召魏徵為元帥府文學參軍掌記室舊書許敬宗傳密以徵與

敬宗同為管記據通鑑百八十五敬宗降密與徵共掌文翰在

唐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徵進十策說密不能用

月在徵降密後數月

大業末武陽郡丞元寶藏舉兵以應李密召徵使典書記密

每見寶藏之疏先謙曰羅士琳等舊書校勘記按冊府七百十五之作文未嘗不稱善既

聞徵所為遽使召之徵進十策以干密雖奇之而不能

王世充攻洛口徵見長史鄭頊先謙曰通鑑百八十三隋大業

十二年夏四月鞏縣長柴孝和

監察御史鄭頊以城降密密以孝和為護軍頊為右長史百八

十四載義甯元年頊與房彥藻說密誅翟讓作左司馬鄭頊與



舊書密傳同百八十六載唐武德元年九月世克攻洛口破密  
徵說頽語仍作長史鄭頽與此同疑左司馬為駁文不則長史  
誤也曰魏公雖驟勝而驍將銳士死傷略盡又府無見財戰勝不

賞此二者不可以戰若浚池峭壘曠日持久賊糧盡且去我追

擊之取勝之道也頽曰老儒常語耳徵不謝去先謙曰舊書作  
拂衣而去此作

不謝去似徵去密矣案密洛口戰敗在武德元年九月徵  
從密降唐在十月未嘗去也通鑑百八十六作拂衣而起

及王世克攻密於洛口徵說密長史鄭頽曰魏公雖驟勝而

驍將銳卒死傷多矣又軍無府庫有功不賞戰士心惰此二

者難以應敵未若深溝高壘曠日持久不過旬月敵人糧盡

可不戰而退追而擊之取勝之道且東都食盡世克計窮意

欲死戰可謂窮寇難與爭鋒請慎毋與戰頽曰此老生之常

談耳劉鉅曰老生常談本魏志管輅傳鄧颺答輅語按史記  
儒林傳高堂生索隱生者自漢以來儒者皆號生亦先

生省字呼之耳老生即老  
儒故新傳作老儒常語徵曰此乃奇謀深策何謂常談因

拂衣而去王啟原曰徵所言即廣武君說成安君之策成安  
君不能用而敗於淮陰侯者然淮陰深服之故徵

亦自負奇謀深策先謙曰世克破洛口頽叛歸世克見密傳  
世克為太宗所敗頽丐為浮屠世克殺之見世克傳世克殺

頽既而悔之追止不  
及見舊書刑法志

後從密來京師久之未知名自請安輯山東乃擢祕書丞馳駟



至黎陽時李勣尙爲密守徵與書曰始魏公起叛徒振臂大呼

眾數十萬威之所被半天下然而一敗不振卒歸唐者固知天

命有所歸也今君處必爭之地不早自圖則大事去矣勣得書

遂定計歸而大發粟饋淮安王之軍先謙曰武德二年正月徵

將軍於士澄吏部尙書楊恭仁以魏郡降見冊府帝王部納降門招懷門及舊書恭仁傳

及密敗徵隨密來降至京師久不見知自請安輯山東乃授

祕書丞驅傳至黎陽時徐世勣尙爲李密擁眾徵與世勣書

曰自隋末亂離羣雄競逐跨州連郡不可勝數魏公起自叛

徒奮臂大呼四方響應萬里風馳雲合霧聚眾數十萬威之

所被將半天下破世充於洛口摧化及於黎山劉鉅曰水經

過黎陽縣南酈注引晉灼曰黎山在其南河水逕其東其山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也王莽之黎蒸也今

黎山之東北故城蓋黎陽縣之故城也山在城西城憑山爲基東阻於河一統志大伾山在縣東南二里山高四十丈周

五里亦曰黎山方欲西蹈咸陽北凌玄闕揚旌瀚海飲馬渭川王賓

南子道應訓盧遨遊乎北海經乎太陰入乎玄闕北凌玄闕蓋以極北言非必實指其地徵撰九成宮醴泉銘序西暨輪

臺北拒玄闕亦其義也漢書霍去病傳如涇注瀚海北海名也翻以百勝之威敗於奔亡之

虜固知神器之重自有所歸不可以力爭是以魏公思皇天



之乃睠入函谷而不疑公生於擾攘之時感知己之遇根本  
 已拔確乎不動鳩合遺散據守一隅世充以乘勝餘勇息其  
 東略建德因侮亡之勢不敢南謀公之英聲足以振於今古  
 然誰無善始終之慮難去就之機安危大節若策名得地則  
 九族蔭其餘輝委質非人則一身不能自保殷鑒不遠公所  
 聞見孟賁猶豫童子先之劉鉅曰齊策騏驎之衰也駑馬先  
 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蓋孟賁  
猶豫二語所本知幾其神不俟終日今公處必爭之地校勘記冊府  
 八百九十一  
必作乘宜速之機更事遲疑坐觀成敗恐凶狡之輩先人生  
 分

心則公之事去矣世勣得書遂定計遣使歸國開倉運糧以  
 饋淮安王神通之軍

會竇建德陷黎陽

先謙曰據通鑑在武德二年十一月

獲徵僞拜起居舍人建德

敗

先謙曰在四年五月

與裴矩走入關隱太子引為洗馬徵見秦王功高

陰勸太子早為計太子敗王責謂曰爾鬪吾兄弟奈何答曰太  
 子早從徵言不死今日之禍王器其直無憾意

俄而建德悉眾南下攻陷黎陽獲徵署為起居舍人及建德  
 就禽與裴矩西入關隱太子聞其名引直洗馬甚禮之徵見



太宗勳業日隆每勸建成早為之所及敗太宗使召之謂曰

汝離間我兄弟何也徵曰皇太子若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

太宗素器之引為詹事主簿

即位拜諫議大夫

先謙曰通鑑繫拜諫議大夫於武德九年六月冊府百六十一帝王部命使門武德九年

七月遣諫議大夫魏徵宣慰山東與通鑑同太宗以八月即位是徵為諫議大夫非即位始拜也新舊書竝誤

封鉅鹿縣男當是時河北州縣素事隱巢者不自安往往曹伏思亂

先謙曰詩公劉傳曹羣也徵白太宗曰不示至公禍不可解帝曰爾行安喻河

北先謙曰安喻河北即宣慰山東也漢唐都長安故道遇太子皆謂泰山以東為山東通鑑冊府竝作宣慰山東

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傳送京師徵與其副謀曰屬有詔宮府舊人普原之今復執送志安等誰不自疑者吾屬雖往人不信即貸而後聞使還帝悅

及踐阼擢拜諫議大夫封鉅鹿縣男使安輯河北許以便宜

從事徵至磁州遇前宮千牛李志安齊王護軍李思行錮送

詣京師徵謂副使李桐客曰

先謙曰冊府六百一十二刑法部定律令門高祖敕上將府參

軍李桐客與裴寂等檢定律令又見舊書刑法志又通鑑百八十五載煬帝欲都丹楊保據江東門下錄事衡水李桐客曰江東卑溼土地險狹內奉萬乘外給三軍民不堪命亦恐終散亂耳御史劾桐客謗毀朝政則桐客嘗仕隋者衡水屬



信都郡 吾等受命之日前宮齊府左右皆令赦原不問今復送

思行此外誰不自疑徒遣使往彼必不信此乃差之毫釐失

之千里且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宜可慮身不可廢國家大計

若釋遣思行不問其罪則信義所感無遠不臻古者大夫出

疆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王啟原曰語見公羊春秋 況今日之行許以便宜

從事主上既以國士見待安可不以國士報之乎即釋遣思

行等仍以啟聞太宗甚悅

日益親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徵亦自以不世遇乃展盡底蘊

無所隱凡二百餘奏無不剴切當帝心者由是拜尚書左丞兼

諫議大夫

太宗新即位厲精政道數引徵入臥內訪以得失徵雅有經

國之才性又抗直無所屈撓太宗與之言未嘗不欣然納受

徵亦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無不言太宗嘗勞之曰卿

所陳諫前後二百餘事非卿至誠奉國何能若是其年遷尚

書左丞

校勘記冊府四百六十作貞觀二年拜尚書左丞先謙曰新書作右丞戴胄傳及舊書太宗紀貞觀元年

三年劉洎傳並同玉海百二十一官制門尚書省注惟於右丞下繫魏徵明此左字誤據舊紀徵元年已為右丞三年自



右丞遷祕書監  
冊府二年竝誤

左右有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温彥博按訊非是彥博曰徵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而被飛謗是宜責也帝謂彥博行讓徵徵見帝謝曰臣聞君臣同心是謂一體王啟原曰蜀志費詩傳詩謂關侯王與君侯譬猶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徵語或本之豈有置至公事形迹若上下共由茲路邦之興衰未可知也帝矍然曰吾悟之矣徵頓首曰願陛下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身荷美名君都顯號子孫傳承流

祚無疆忠臣身嬰禍誅君陷昏惡喪國夷家祇取空名此其異

也帝曰善

先謙曰通鑑百九十二繫貞觀元年

或有言徵阿黨親戚者帝使御史大夫温彥博案驗無狀彥

博奏曰徵為人臣雖存形迹

校勘記通鑑作徵不存形迹唐會要五十八御覽六百二十一

雖作須按冊府四百六十亦作須本傳雖字誤不能遠避嫌疑遂招此謗雖情在無

私亦有可責

校勘記御覽此二句未載

帝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後

校勘記御

覽今下有不得不存形迹他日徵入奏曰臣聞君臣協契義

而字是



興衰或未可知帝瞿然改容曰

校勘記唐會要瞿作矍

吾已悔之徵再

拜曰願陛下使臣為良臣勿使臣為忠臣帝曰忠良有異乎

徵曰良臣稷契咎陶是也忠臣龍逢比干是也良臣使身獲

美名君受顯號

校勘記唐會要顯作嘉

子孫傳世福祿無疆忠臣身受

誅夷君陷大惡家國竝喪空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

深納其言賜絹五百匹

因問為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

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其眩不能塞也

靖言庸違不能惑也秦二世隱藏其身以信趙高天下潰叛而

不得聞梁武帝信朱异侯景向闕而不得聞隋煬帝信虞世基

賊徧天下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

通矣

先謙曰政要君道篇繫貞觀二年通鑑百九十二年繫二月

鄭仁基息女美而才皇后建請為充華典冊具或言許聘矣徵

諫曰陛下處臺榭則欲民有棟宇食膏粱則欲民有飽適願嬪

御則欲民有室家今鄭已約昏陛下取之豈為人父母意帝痛

自咎即詔停冊

先謙曰政要直諫篇繫貞觀二年通鑑百九十四繫八年十二月案據政要諫錄所書王珪等



官則八年是詳見諫錄二卷諫聘鄭  
仁基女為充華章以上二事舊書無

貞觀三年以祕書監參豫朝政

貞觀二年遷祕書監參與朝政  
校勘記沈本作三年先謙曰  
太宗紀新書宰相表竝作三

年二字誤

徵以喪亂之後典章紛雜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

校勘記御覽二百二  
十三四字作自是 祕府圖籍粲然畢備  
新書見後吳宗實  
曰封氏聞見記云

大唐武德五年克平隋鄭公盡收圖書命司農少卿  
卿宋遵貴載之以船沂河西上行經底柱多被湮沒十存  
一二其目錄四部書大凡八萬六千九百九十六卷除亡書  
及刪去淺俗無益教理者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著在隋

書經籍志此魏公搜求典籍之始新書藝文志又言貞觀中  
魏徵虞世南顏師古繼為祕書監請購天下書選五品以上  
子孫工書者為書人繕寫藏於內庫以  
宮人掌之唐代經籍之盛肇基於此

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欲因文泰入朝悉遣使者奉

獻帝詔文泰使人厭怛紇干迎之徵曰異時文泰入朝所過供

擬不能具今又加諸國焉則瀕塞州縣以乏致罪者眾彼以商

賈來則邊人為之利若賓客之中國蕭然耗矣漢建武時西域

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不以蠻夷弊中國也帝曰善追止

其詔  
先謙曰高昌傳文泰以貞觀四年入  
朝通鑑百九十三繫十二月甲寅



時高昌王麴文泰將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貢獻  
 太宗令文泰使人厭怛紇干往迎接之徵諫曰中國始平瘡  
 痍未復若微有勞役則不自安往年文泰入朝所經州縣猶  
 不能供况加於此輩若任其商賈來往邊人則獲其利若為  
 賓客中國即受其弊矣先謙曰按高昌傳武德初王麴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來告後五年來貢  
獻太宗即位復來貞觀四年文泰遂來朝前此無文泰入朝事諫錄一卷諫西域諸國入朝章引徵語云往年高昌主來入貢馬纜數百匹所經州縣猶不能供况復加於漢建武二  
 十二年天下已定西域請置都護送侍子光武不許蓋不以

蠻夷勞弊中國也今若許十國入貢其使不下千人欲使緣  
 邊諸州何以取濟人心萬端後雖悔之恐無所及校勘記冊府三百十

二恐上善其議時厭怛紇干已發遽追止之

於是帝即位四年歲斷死二十九幾至刑措米斗三錢先是帝  
 嘗歎曰今大亂之後其難治乎徵曰大亂之易治譬飢人之易  
 食也帝曰古不云善人為邦百年然後勝殘去殺邪答曰此不  
 為聖哲論也聖哲之治其應如響朞月而可蓋不其難封德彝  
 曰不然三代之後澆詭日滋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治不能



非能治不欲徵書生好虛論徒亂國家不可聽徵曰五帝三王

不易民以教行帝道而帝行王道而王顧所行如何爾黃帝逐

蚩尤七十戰而勝其亂因致無為王賓曰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帝王世紀言黃帝討蚩尤

凡五十五戰而天下大服與此異九黎害德顓頊征之已克而治劉鉅曰楚語及少皞之衰

也九黎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韋昭注九黎黎氏九人按楚

語不言征九黎事御覽七十九皇王部引帝王世紀云顓頊平

九黎之亂於是民神不雜萬物有序又引魏曹植帝顓頊贊曰

昌意之子祖自軒轅始誅九黎水德統天據此則顓頊平九黎

而誅之矣又按楚語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韋注三苗九黎之

後高辛氏衰三苗為亂行其凶德如九黎之為也堯興而誅之

是九黎平後尚有遺桀為亂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湯武身

齋至堯復誅之耳

及太平若人漸澆詭不復返朴今當為鬼為魅尚安得而化哉

德彝不能對然心以為不可帝納之不疑至是天下大治蠻夷

君長襲衣冠帶刀宿衛東薄海南踰嶺戶闔不閉行旅不齎糧

取給於道帝謂羣臣曰此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

彝見之舊書無

俄檢校侍中進爵郡公先謙曰舊書載於諫優長樂公主禮數後七年為侍中前案長樂出降政要通

鑑繫六年宰相表六年五月徵檢校侍中

七年即真差為近之新書繫此下未合

帝幸九成宮先謙曰太宗紀六年三月始幸九成宮宮御舍圍川宮下僕射李靖

新書唐書合注

三



侍中王珪繼至更改館宮御以舍靖珪帝聞怒曰威福由是等  
耶何輕我宮人詔竝按之徵曰靖珪皆陛下腹心大臣宮人止  
後宮埽除隸耳方大臣出官吏諮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  
疾苦夫官舍固靖等見官吏之所吏不可不謁也至宮人則不  
然供饋之餘無所參承以此按吏且駭天下耳目帝悟寢不問

後太宗幸九成宮因有宮人還京憩於漳川縣之官舍

王鳴盛曰

舊地理志鳳翔府下云武德九年割雍陳倉郿三縣置圍川  
縣其年割圍川屬稷州貞觀元年廢稷州以圍川來屬八年  
改圍川為扶風縣此事諫錄言李靖王珪奉使至圍川縣有  
宮人先舍於令廳靖等後至乃移卻宮人安置靖等太宗怒

令案驗圍川縣官舊作漳川固無此縣新改為圍川宮亦因  
別見作圍川據以改舊而又疑其不似縣名改為宮名二者  
皆誤當以諫錄為正趙紹祖曰按舊書文意是宮女自九成  
宮還京師憩於漳川非從幸九成宮而舍於宮下也漳川即  
圍川舊書地理志云武德三年分岐山縣置圍川縣取漳川  
為名俗譌改為圍貞觀元年改為扶風縣轄靖嶺九成  
宮則在麟遊縣也新書語不明王賓曰趙謂漳川不當作圍  
川是也說本元和郡縣志說文漳回也徐鍇本一曰水名漢  
書溝洫志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如滹注水出章谷沈欽韓疏  
證云章谷渠在盤屋縣西南三十五里自南至南山流下至  
清化店入渭饒縣隄在盤屋縣志章水源出章谷其正  
流西經鄆縣境東引為渠散沒縣界賓按唐扶風縣即今縣  
治漳水經其地入渭故縣受漳川之名矣俄又右僕射李靖侍中王珪繼至官屬  
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等太宗聞之怒曰威福之柄豈由靖



等何為禮靖而輕我宮人

先謙曰一本禮作李誤

即令案驗漳川官屬

及靖等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埽除之隸論其委付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朝廷法式歸來陛下問人間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亦不可不謁也至於宮人供食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責縣吏恐不益德音徒駭天下耳目帝曰公言是也乃釋官吏之罪李靖等亦寢而不問

後宴丹霄樓

先謙曰冊府七十五帝王部任賢門貞觀六年閏八月乙卯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懽又云帝大

悅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八十卷帝王部慶賜門貞觀六年八月宴近臣於丹霄殿樓帝甚懽夜分乃散各賜錢帛有差即此事也又云閏八月帝在岐州皇太子來朝丙申宴東宮官屬乙巳宴岐州父老是宴丹霄殿不在閏八月任賢門誤衍閏字慶賜門云六年三月戊寅宴三品已上於九成宮丹霄殿足證丹霄乃九成宮中殿名故政要任賢篇書此事作六年幸九成宮新舊書作丹霄樓諫錄作丹霄門蓋門樓竝以丹霄名耳殿在九成宮南醴泉銘南注丹霄之右是也酒中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事隱太子巢刺王時誠可惡我能棄怨用才無羞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我發言輒不即應何哉徵曰臣以事有不可故諫若不從輒應恐遂行之帝曰第即應須別陳論顧不得

先謙曰猶言顧不可邪

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有後言



若面從可方別陳論此乃後言非稷離所以事堯舜也帝大笑

曰人言徵舉動疏慢我但見其嫵媚耳

吳光堯曰詩公之媚子傳能以道媚於上下者

箋謂使君臣和合也疏云媚愛也謂之媚子者王肅云卿大夫稱子太宗稱徵嫵媚亦卽此義說文嫵媚也媚說也索隱引埤倉嫵媚說也徵以道說君而徵再拜曰陛下導臣使言所以敢太宗美之蓋君臣相說如此

然若不受臣敢數批逆鱗哉

尋宴於丹霄樓酒酣太宗謂長孫無忌曰魏徵王珪昔在東宮盡心所事當時誠亦可惡我能拔擢用之以至今日足爲無愧古人然徵每諫我不從發言輒卽不應何也對曰臣以

事有不可所以陳論若不從輒應便恐此事卽行帝曰但當

時且應更別陳論豈不得邪徵曰昔舜戒羣臣爾無面從退

有後言若臣面從陛下方始諫此卽退有後言豈是稷契事

堯舜之意耶帝大笑曰人言魏徵舉動疏慢

校勘記沈本無舉動二字我

但覺嫵媚適爲此耳徵拜謝曰陛下導之使言臣所以敢諫

若陛下不受臣諫豈敢數犯龍鱗

是月長樂公主將出降

吳宗實曰通鑑百九十四胡三省注引唐會要云公主下嫁長孫冲攷長

孫無忌傳不言其子冲尚主舊書無忌傳及萬年宮碑題名俱稱祕書監駙馬都尉冲帝以皇后所生



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徵曰不可昔漢明欲封其子

云我子豈與先帝子等校勘記御覽一百五十四豈下有得字是可半楚淮陽前

史以為美談天子姊妹為長公主子為公主既加長字即是

有所尊崇或可情有淺深無容禮相踰越上然其言入告長

孫皇后遣使齎錢四十萬絹四百匹校勘記聞本無下后字四唐會要作五

詣徵宅以賜之先謙曰新書見公主傳通鑑百九十四繫六年三月

尋進爵郡公新書見前

七年為侍中尚書省滯訟不決者詔徵平治徵不素習法但存

大體處事以情人人悅服

七年代王珪為侍中尚書省滯訟有不決者校勘記聞本訟作獄詔徵

平理之先謙曰一本平誤評徵性非習法但存大體以情處斷無不悅

服先謙曰御覽二百十九引同

進左光祿大夫鄭國公

初有詔遣令狐德棻岑文本撰周史孔穎達許敬宗撰隋史

姚思廉撰梁陳史李百藥撰齊史徵受詔總加撰定多所損

益務存簡正隋史序論皆徵所作梁陳齊各為總論時稱良



史史成加左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賜物二千段

先謙曰據諫錄五進

五代史章冊府五百五十四國史部恩獎門乃因史成進封與舊書合新書刪上五代史事則進爵為無因

多病辭職帝曰公獨不見金在鑛何足貴耶善冶鍛而為器人

乃寶之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而加礪焉卿雖疾未及衰

庸得便爾徵懇請數卻愈牢

先謙曰數卻帝不許數卻止之愈牢請益堅也

乃拜特進

知門下省事詔朝章國典參議得失祿賜國官防閣竝同職事

先謙曰通鑑百九十四作其祿賜吏卒竝同職事胡三省注特進散官也祿賜吏卒同職事官所以優賢也先謙案國官國公之屬官防閣防衛閣門之吏齊書焦度傳世子榮永明中為巴東王防閣是也有吏必有卒故通鑑兼吏卒言之

徵自以無功於國徒以辯說遂參帷幄深懼滿盈後以目疾

頻表遜位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公以樞要之職見

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

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

未為衰老豈得便爾其年徵又面請遜位太宗難違之乃拜

徵特進仍知門下事

先謙曰冊府三百三十一宰輔部退讓門魏徵為侍中貞觀十年遜位乞解所

職請為散官陪奉左右拾遺補關太宗曰朕拔卿於讐虜之中任卿以樞要之職見朕之非未嘗不諫公獨不見金之在鑛也何足貴哉良冶鍛而為器便為人所寶朕方自比於金以卿為良匠卿雖有疾未為衰老得便爾耶徵乃止六月徵



又面請遜位言發至誠太宗難違之遂下手詔曰留侯名相濟北之志已高疏傅人師東都之迹彌著後進仰其遺烈前策以為美談諒可以砥節勵行化俗宏風者也左光祿大夫侍中鄭國公魏徵器量沈敏軌儀詳正文思優贍學業該通自參贊機衡綢繆帷幄知無不為心力備盡格言弗隱正義日聞一德載宣四聰斯達寶賴嘉猷用康治道而深執謙損志懷沖退詞誠懇切良用懽然杼軸於懷屢移氣序而固陳丹款義在難違今便申其雅志以成厥美可特進封如故仍知門下事朝章國典參議得失自徒流以下罪詳事奏聞其祿賜及國官防閣等竝同職事先謙案全唐文五許魏徵遜位手詔便作使通鑑自徒流以下罪作徒流以上罪

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

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

先謙曰太宗紀貞觀九年五月太上皇崩十月葬獻陵十

年六月文德皇后崩十一月葬昭陵

帝泣為毀觀

舊書無

尋以定五禮當封一子縣男徵請封孤兄子叔慈帝愴然曰此

可以勵俗即許之

舊書見後先謙曰通鑑百九十四十一年三月房元齡魏徵上所定新禮一百三十八篇

丙午詔行之

後幸洛陽

先謙曰太宗紀貞觀十一年二月初如洛陽宮

次昭仁宮

王先恭曰隋書煬帝紀大業元年三月

月詔楊素營建東京又於阜澗營顯仁宮政要行幸篇諫錄二竝作顯仁通鑑百八十胡三省注隋志河南郡壽安縣有顯仁宮百九十四注同前云煬帝大業元年所起百九十七注顯仁宮在河南壽安縣幸東都則為中頓新傳作昭仁誤也



所譴責微曰隋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精為此無限而至於亡故天命陛下代之正當兢懼戒約奈何令人悔為不奢若以為足今不啻足矣以為不足萬此宜有足邪帝驚曰非公不聞此

言舊書無

退又上疏曰書稱明德慎罰惟刑之卹禮曰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上多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夫刑賞之本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所與天下畫一不以親疏貴賤而輕重

者也今之刑賞或由喜怒或出好惡喜則矜刑於法中怒則求助於律外好則鑽皮出羽惡則洗垢索瘢蓋刑濫則小人道長賞謬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暇豫而言皆敦尚孔老至於威怒則專法申韓故道德之旨未宏而鏗薄之風先搖先謙曰後漢劉陶傳時有上書欲改鑄大錢陶上議曰願寬鏗薄之禁後治鑄之議章懷注鏗刻也此借鏗薄為刻薄意搖猶扇也昔州犂上下其手而楚法以敝張湯輕重其心而漢刑以謬况人主而自高下乎頃者罰人或以供張不贍或不能從欲皆非致治之急也夫貴不與



新舊唐書合注  
三  
驕期而驕自至富不與奢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  
實在有隋以隋府藏況今之資儲以隋甲兵況今之士馬以隋  
戶口況今之百姓挈長度大曾何等級焉然隋以富彊而喪動  
之也我以貧寡而安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  
隱而難見微而難察也不蹈平易之塗而遵覆車之轍何哉安  
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也方隋未亂自謂必無亂未亡自  
謂必無亡所以甲兵亟動徭役不息以至戮辱而不悟滅亡之  
所由也豈不哀哉夫監形之美惡必就止水監政之安危必取

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臣願當今之動靜以隋爲鑒  
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思所以危則安矣思所以亂則治矣思  
所以亡則存矣存亡之所在在節嗜慾省游畋息靡麗罷不急  
慎偏聽近忠厚遠便佞而已夫守之則易得之實難今旣得其  
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保之不固驕奢淫佚有以動之也  
舊書  
列四  
疏之  
三

其後又頻上四疏以陳得失其一曰

先謙曰冊府三百二十七  
宰輔部諫諍門作十

一年三月上疏曰全唐文一百三十九作論時政  
臣觀自古  
四疏以下竝用諸書互校校勘記未詳者補之



受圖膺運繼體守文控御英傑南面臨下皆欲配厚德校勘記文

苑英華六百九十五作仁於天地齊高明於日月本支百代傳祚無窮然

而克終者鮮敗亡相繼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殷鑒

不遠可得而言昔在有隋統一寰政要區宇甲兵強盛四十餘

年校勘記四字誤新書作三是全唐文一百三十九同英華亦同先謙案冊府三風行萬里威動殊

俗一旦舉而棄之盡為他人之校勘記英華所全唐文同有彼煬帝豈惡

天下之治冊府化安不欲社稷之長久故行桀校勘記虐以就沈本暴

滅亡哉校勘記英華有蓋字恃其富強不虞後患驅天下以從欲罄萬

物以自奉校勘記英華從作縱罄作役采域中之子女求遠方之奇異宮

宇校勘記政要宮作苑先謙案冊府宇作苑是飾臺榭是崇徭役無時干戈不戢

外示威冊府嚴重內多險忌讒邪者必受其福校勘記英華險作隘受作遂全

唐文竝同忠正者莫保其生上下相蒙君臣道冊府相隔人不堪命

率土分崩校勘記全唐文拆遂以四海之尊殞於匹夫之手子孫殄

滅為天下笑深可痛哉校勘記政要可不痛哉全唐文哉作矣先謙案冊府同政要聖哲

乘機拯其危溺入柱傾而復正四維絕而更張先謙曰楚辭天問入柱何

當東南何虧王逸注言天有入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隋薛道衡老氏碑四紀維地入柱承天遠肅



邇安不踰於期月勝殘去殺無待於百年今宮觀校勘記臺

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

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之所以亡念我之所以得日

慎一日雖休勿休王啟原日日慎一日韓詩外傳焚鹿臺之

寶衣毀阿房之廣殿懼危亡於峻宇思安處於卑宮則神化

潛通無為而理德之上也若冊府有成功不毀即仍其舊除

其不急損之又損雜茅茨於桂棟參玉砌以校勘記英華土

堦悅以使人不竭其力常念居之者逸作之者勞億兆悅以

子來羣生仰而遂性德之次也若惟聖罔念不慎厥終忘締

構之艱難謂天命之可恃忽采椽之恭儉追雕牆之侈靡校

記政要因其基以廣校勘記英華之增其舊而飾之觸類而

長不思止足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譬之負薪救

火揚湯止沸王啟原曰救火止以亂易亂校勘記冊府與亂

同道莫可測也冊府作莫後嗣何觀冊府有夫事則人怨神

怒人怨神怒則災害必生冊府生又有災害既生四字下而

事無可觀則人怨人怨則神怒神作則全唐文同校勘記云冊府作

怒則災害必生或所據本不同而禍亂必作禍亂既作而



能以身名令終

校勘記政要全

者鮮矣順天革命之后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有將

字先謙案冊府同

隆七百之祚貽厥孫謀傳之萬世難得易失可不

念哉

新書見後

其二曰

冊府作四月又上疏曰

臣聞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

遠者必浚其泉源思國之安者必積其德義源不深而豈望

流之遠根不固而何求木之長

校勘記英華冊府無豈何二字先謙案全唐文亦無是也

德不厚而思國之治雖在下愚知其不可而况於明哲乎人

君當神器之重居域中之大將崇極天之峻永保無疆之休

不念於居安思危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無於字是

戒貪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奢

以儉德

不處其厚情不勝其欲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長

者也凡百元首承天景命

校勘記英華作俱承景命

莫不殷憂而道著功

成而德衰有善始者實繁能克終者蓋寡豈其取之易而守

之難乎昔取之而有餘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憂必竭

誠以待下既得志則縱情以傲物竭誠則胡越為一體傲物

則骨肉為行路雖董

校勘記英華實政要重

之以嚴刑振

校勘記全唐文震

之

以威怒終苟免而不懷仁貌恭而不心服怨不在大可畏惟



人載舟覆舟所宜深慎

王啟原曰荀子云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亦見家

語以為孔子之言

奔車朽索其可忽乎君人者誠能見可欲則思知

足以自戒

校勘記聞本知誤止

將有所作

校勘記全唐文無所字先謙案冊府亦無

則思知

止以安人念高危則思謙沖而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以

自牧懼滿溢則

思江海而下百川

校勘記冊府而作之御覽六及全唐文無而字

樂盤遊則思

三驅以為度恐

冊府

懈怠則思慎始而敬終慮壅蔽

校勘記御覽塞

則思虛心以納下想讒邪則思正身以黜惡恩

冊府

所加則

思無因喜以謬賞罰所及則思無因怒而濫刑總此十思弘

茲九德簡能而任之擇善而從之則智者盡其謀勇者竭其

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文武爭馳君臣無事可以盡豫

遊之樂可以養松喬之壽鳴琴垂拱不言而化何必勞神苦

思代下司職役聰明之耳目虧無為之大道哉

新書無

其三日

冊府作五月又上疏曰

臣聞書曰明德慎罰惟刑

校勘記英恤華有之字

哉禮云為上易事為下易知則刑不煩矣上多疑則百姓惑

下難知則君長勞矣夫上易事下易知君長不勞百姓不惑

故君有一德臣無二心上播忠厚之誠下竭股肱之力然後

新舊唐書合注

卷



太平之基不墜康哉之詠斯起校勘記英華全唐文隆當今道被華夷

功高宇宙無思不服無遠不臻然言尚於簡大校勘記英華久政要文

忘在於明察刑賞之本校勘記政要英華本作用下有所未盡夫刑賞之本九字先謙案冊府

亦有九字在乎勸善而懲惡帝王之所以與天下為畫一不以親

疏貴賤而輕重者也今之刑賞未必盡然或申屈在乎好惡

冊府有或字輕重由乎喜怒遇喜則矜其刑校勘記政要英華全唐文情於法

中逢怒則求其罪於事校勘記新書英華律外所好則鑽皮出其羽毛

所惡則洗垢求其癥痕先謙曰二語本後漢趙壹傳刺世疾邪賦癥痕可求則刑

斯濫矣毛羽可出則賞典校勘記英華全唐文斯謬矣刑濫則小人道

長賞謬校勘記英華濫則君子道消小人之惡不懲君子之善不勸

而望治安刑措非所聞也且夫豫暇校勘記英華暇豫清談皆敦尚

於孔老威怒所至則校勘記政要咸取法於申韓直道而行非無三

黜危人自安蓋亦多矣故道德之旨未弘刻薄之風已校勘記英華全唐

文尚華全唐扇夫上風既扇校勘記政要上風作刻薄先謙案冊府同則下生百端人

競趨時則憲章不一稽之王度實虧君道昔州黎上下其手

校勘記潛夫論同左傳作州黎楚國之法遂差張湯輕重其心漢朝之刑以



弊校勘記政要弊下有以字先謙案冊府亦有王賓曰伯州  
犂事見左襄二十六年傳漢張湯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  
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上  
繇是悅之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詳史記酷吏傳

之頗僻猶莫能申冊府其欺罔况人君之高下將何以措其

手足乎以叡聖之聰明無幽微而不燭豈神有所不達智有

所不通哉安其所安不以卹刑為念樂其所樂遂亡先笑冊

災之變禍福相倚吉凶同域唯人所召安可不思頃者責罰

稍多威怒微厲或以供給校勘記英華全唐文帳先謙案冊府帳不贍校勘記

或以營作差違或以物不稱或以人不從欲皆非致治之所

心二句先謙案冊府亦有

急實乃驕奢之攸漸是知貴不與驕期而驕自來富不與奢

期而奢自至非徒語也且我之所代校勘記英華基實在有

隋隋氏亂亡之源聖明之所臨照以隋氏之甲兵况當今之

士馬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校勘記英華府藏二以

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計校勘記英華全唐文大

曾何等級然隋氏以富強而喪敗動之也我以貧寡而安寧

靜之也靜之則安動之則亂人皆知之非隱而難見也微而

難察也校勘記英華全唐文微上有非鮮蹈平易之塗多遵

字也下有然字先謙案冊府有



覆車之轍何哉在於安不思危治不念亂存不慮亡之所致也昔隋氏之未亂自謂必無亂隋氏之未亡自謂必不亡所以甲兵屢動徭役不息至於身將戮辱竟未悟其滅亡之自由也可不哀哉夫鑒形之美惡必就於止水鑒國之安危必取於亡國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臣願當今之動靜校勘記英華全唐文有必字思隋氏以為冊府有殷字鑒則存亡治亂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則安矣思其所以亂則治矣思其所以亡則存矣校勘記全唐文有知字存亡之所在

節嗜慾以從人省畋遊之娛息靡麗之作罷不急之務慎偏聽之怒近忠厚遠便佞杜悅耳之邪說聽校勘記英華甘先謙案冊府甘口之忠言去易進之人賤難得之貨采堯舜之誹謗追禹湯之罪已惜十家之產順百姓之心近取諸心恕以待物思勞謙以受益不自滿以招損有動則庶類以和出言而千里斯應超上德於前載樹風聲於後昆此聖哲之宏規帝王之盛業能事斯畢在乎慎守而已夫守之則易取之實難既得其所以難豈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固則驕奢淫佚動



之也慎終如始可不勉歟易云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  
不忘亂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誠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  
伏惟陛下欲善之治不減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若  
能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固無得而稱

焉新書  
見前

其四曰冊府作七月  
又上疏曰臣聞為國之基必資於德禮君子校勘  
記英

華之先謙  
案冊府之所保惟在於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心德禮形則

遠人斯格校勘記聞本斯誤  
所英華形作行是然則德禮誠信國之大校勘記  
政要紀

綱在於父子君臣不可斯須而廢也故孔子曰君使臣以禮  
臣事君以忠又曰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文子曰同言而  
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  
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無誠之令為上則敗國校勘  
記英  
華德為下則危身雖在顛沛之中君子所不為也自王道休明  
十有餘載威加海外萬國來庭倉廩日積土地日廣然而仁  
義未益厚道德未益博者何哉由乎待下之情未盡於誠信  
雖有善始之勤未覩克終之美故也其所由來者漸非一朝



一夕之故昔貞觀之始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閒猶悅以從諫  
 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  
 也謔謂之士稍避龍鱗便佞之徒冊府肆其巧辯謂同心者  
 為朋黨謂告訐者為至公謂強直者為擅權謂忠讜者為誹  
 謗謂之朋黨雖忠信而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偽而無咎強直  
 者畏擅權之議忠讜者慮誹謗之尤至於竊斧生疑投杼致  
 惑校勘記英華全唐文斧作金王賓日案作金者誤也竊斧  
 即竊鉄後漢獻帝紀注引倉頡篇鉄斧也列子曰人有亡  
 鉄者意其鄰人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言語竊鉄  
 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鉄也俄而於其谷而得其鉄他日

復見其鄰子之動作態度無正校勘記英華眾人不得盡其言大臣  
 似竊鉄矣投杼事詳秦策英華眾莫能與之諍冊府熒惑視聽鬱於大道校勘記英華道作猷  
 先謙案全唐文作鬱  
 關大猷妨化損德其在茲乎校勘記政要故孔子惡利口之覆  
 邦家蓋為此也且君子小人貌同心異君子掩人之惡揚人  
 之善臨難無苟免殺身以成仁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唯  
 利之所在危人以自安夫苟在危人則何所不至今將求致  
 治必委之於君子事冊府有有得失或訪校勘記之於小人  
 其待君子也則敬而疏遇小人也必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



疏則情或不通

校勘記冊府英華或不作不上

是譽毀在於小人刑罰加於

君子

校勘記英華刑罰作督責

實興喪所在安危所繫可不慎哉

校勘記全唐文

有此乃孫卿所謂使智者謀之與愚者論之使修潔之士行之與汙邪之人疑之欲其成功可得乎哉六句先謙案冊府亦有無乃字末句作不可得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

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於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其為

患禍不亦深乎故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未見小人而仁

者

校勘記冊府五百四十二有也字

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妨於

正道小人或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立忠今謂之善人矣

復慮其

全唐文有時字

有不信何異夫立直木而疑其影之不直乎

全唐文不直作曲

雖竭精神勞思慮其不可

校勘記沈本可下有得字英華同先謙案冊府

有得亦已明矣夫君能盡禮臣得竭忠必在於內外無私上

下相信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為義

大矣哉故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昔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吾欲

校勘記冊府

酒腐

冊府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於霸乎管仲曰

此極非其善者然亦無害霸也

校勘記全唐文極作固害下有於字

公曰何如

而害霸乎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用害霸也用而不



能信害霸也

二句全唐文作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

既信而又使小人

參之害霸也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

魏閒倫曰

記英華全唐文閒作簡下同劉鉅日中行攻鼓事見淮南人閒訓閒倫作聞倫

鼓之嗇夫閒倫知之

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日不折一戟不傷

一卒而鼓可得君奚為不取穆伯日閒倫之為人也佞而不

仁若

校勘記英華有使字

閒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有若字賞

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士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慎於信任

遠避佞人也如此况乎為四海之大君應干齡之上聖而可

使巍巍之盛德復將有所閒然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非不

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而

惡惡審罰而明賞則小人絕其佞邪君子自強不息無為之

化

校勘記英華全唐文之作而

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

罰不及於有罪賞不加於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永錫

祚胤將何望哉太宗手詔嘉美優納之

先謙案冊府帝王部一百一納諫門貞觀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為國之基必資德禮君之所保唯在誠信又云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年間猶悅以從



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帝手詔答曰省頻抗表誠極忠款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情深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救其不及朕在衡門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值隋祚分離萬邦塗炭慘慘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事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日不暇給居無宥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畧義旗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竝通輻軒之使被髮左袵化為冠蓋之域正朔所班無遠弗屆恭承寶曆寅奉帝圖垂拱無爲氛埃靜息於茲十有一載矣蓋股肱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豈其寡薄獨享斯休每以大寶神器憂責至重嘗懼萬幾多曠四聰不達何嘗不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於公卿以至芻草推以赤心庶幾刑措但頃年以來禍釁既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凡在生靈孰勝哀痛歲序屢遷觸目摧感自爾以來心慮恍惚當食忘味中宵廢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之乖實繇於此昔者徇齊叡知資風牧

以致隆平翼善欽明賴稷契以康至道然後文德武功載勒於鍾石瀄風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鴻名永爲稱首朕以虛薄名慙漢代若不任舟楫豈能濟彼巨川非藉鹽梅安得調夫鼎味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驕奢不復畱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常語此非貽厥子孫者也爾身猶可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及孫綏果爲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規救其惡所以爲治也曾位極台司名器隆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諫以爲明哲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諫朕聞過矣當置之几案事等絃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使康哉良哉獨慙於往昔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衿靖志敬佇德音全唐文六答魏徵手詔慘慘作慄慄便事作便提弗屈下有及字豈其作自惟獨享作厚享憂責至重作憂深責重芻草作隸阜漢代作往代明哲作明智新書



後見

嘗謂長孫無忌曰朕即位之初上書者或言人主必須威權

獨運不得委任羣下或欲耀兵振武懾服四夷唯有魏徵勸

朕偃革興文校勘記通鑑唐會要九十九作偃武修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

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大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譯相

望於道此皆魏徵之力也新書無

太宗嘗嫌上封者眾不近事實欲加黜責徵奏曰古者立誹

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謗木之流也陛下思聞得失祇

可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無損於國家

太宗曰此言是也竝勞而遣之先謙曰冊府帝王部一百一納諫門貞觀十一年八月甲

子帝謂長孫無忌曰比來上封事人皆謂朕遊獵過多朕謂海內既安邊表無事不能不入園苑時復射獵一事不干

百姓計亦何苦特進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己過今之封事誹木之流也陛下既遣上封思聞得失凡有所事

只得恣其陳道若所言衷則有益於陛下若不衷亦無損於國家帝曰此言是也竝勞而遣之新書見後

帝宴羣臣積翠池酣樂賦詩徵賦西漢其卒章曰終藉叔孫禮

方知皇帝尊曰徵言未嘗不約我以禮先謙曰據冊府四十帝王部文學門一百九帝

王部宴享門事在貞觀十一年十月積翠池在洛陽宮



後太宗在洛陽宮幸積翠池宴羣臣酒酣各賦一事太宗賦

尚書曰日昃翫百篇臨鐙披五典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湏

恣情昏主多克己明君鮮滅身資累惡成名由積善劉鉅曰御覽五

百九十一文部引唐書積翠池詩流作沈餘同日昃上作太

宗幸積翠池宴五品以上太宗曰今茲年穀大登水潦不能

為害天下既安邊方靜息因此農隙與公等舉酒酒既酣各

賦一事太宗賦尚書其詞曰云云玉海二十九引實錄日昃

二句同又引初學記日昃翫百篇作輟膳玩三墳臨鐙作雷

鐙恣情作縱情今初學記輟膳上有崇文時駐步東觀還停

轡二句夏康既逸豫商辛亦流湏作寒心觀肉林飛徵賦西

魄看沈湏積善下有既承百王末戰兢隨歲轉二句

漢曰受降臨軹道爭長趣鴻門驅傳渭橋上觀兵細柳屯夜

宴經柏谷

王賓曰水經河水注河水又東合柏谷水出宏農

此亭見饋亭長妻故潘岳西征賦曰長徵客於柏谷灑脩傲

賓妻觀貌而獻餐謂此亭也賓按此本漢武故事見文選西

征賦李善注朝遊出杜原王賓曰漢書宣紀尤樂鄠杜之間

及初學記引率常在下杜又元康元年以杜東

原上為初陵朝遊出杜原謂此宋敏求長安志下杜城在長

安縣南十五里廟記曰下杜城杜伯所築東有杜原城在底

下故曰終藉叔孫禮方知皇帝尊太宗曰魏徵每言必約我

以禮也

它日從容問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

陛下貞觀之初導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而從之比一二



年勉彊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卽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爲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卽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導人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得劾其僞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畏濫罰此悅而從諫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言修洛陽宮勞人也收地租厚斂也俗尙高髻宮中所化也陛下恚曰是子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宮人無髮乃稱其意臣奏人臣上書不激切不能起人主

意激切卽近訕謗於時陛下雖從臣言賞帛罷之意終不平此難於受諫也帝悟曰非公無能道此者人苦不自覺耳

舊書無先謙曰

通鑑百九十五繫十二年三月丙子詳見諫錄一卷諫皇甫德參以爲訕謗諫聽諫與貞觀初不同二章

先是帝作飛山宮

先謙曰太宗紀貞觀十一年正月作飛山宮

徵上疏曰隋有天下

三十餘年風行萬里威憺殊俗一旦舉而棄之彼煬帝者豈惡治安喜滅亡哉恃其富彊不虞後患也驅天下役萬物以自奉養子女玉帛是求宮宇臺榭是飾徭役不時干戈不休外示威重內行險忌讒邪者進忠正者退上下相蒙人不堪命以致殞



匹夫之手為天下笑聖哲乘機拯其危溺今宮觀臺榭盡居之矣奇珍異物盡收之矣姬姜淑媛盡侍於側矣四海九州盡為臣妾矣若能鑒彼所以亡念我所以得焚寶衣毀廣殿安處卑宮德之上也若成功不廢即仍其舊除其不急德之次也不惟王業之艱難謂天命可恃因基增舊甘心侈靡使人不見德而勞役是聞斯為下矣以暴易暴與亂同道夫作事不法後無以觀人怨神怒則災害生災害生則禍亂作禍亂作而能以身名令終者鮮矣舊書見前四疏之一

是歲大雨穀洛溢

先謙曰太宗紀在貞觀十一年七月通鑑百九十五癸未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毀

宮寺十九

王啟原曰宮者宮殿寺則百官廡舍也漢三公廡稱府九卿曰寺今光祿太僕鴻臚諸寺之權輿也漢時

御史尚書謁者曰三臺唯西京御史大夫署曰寺衛宏漢舊儀言題曰御史大夫寺而漢書朱博傳載博為御史大夫亦言御史府蓋以御史大夫亞丞相故制同列卿為寺又以比公得言府也餘官則云署故有三署郎之稱此所毀未必皆列卿之廡而餘署無與殆舉卿寺以該諸署也唐時諸署有省臺府寺此獨言寺亦猶漢時有府寺臺署而武侯表亦祇言宮中府中俱為一體不漂居人六百家徵陳事曰臣聞為國基於德禮保於

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



有死人無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無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爲也自王道休明縣十餘載倉廩愈積土地益廣然而道德不日博仁義不日厚何哉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雖有善始之情而無克終之美故便佞之徒得肆其巧謂同心爲朋黨告訐爲至公彊直爲擅權忠讜爲誹謗謂之朋黨雖忠信可疑謂之至公雖矯僞無咎彊直者畏擅權而不得盡忠讜者慮誹謗而不敢與之爭熒惑是聽鬱於大道妨化損德無斯

甚者今將致治則委之君子得失或訪諸小人是譽毀常在小人而督責常加君子也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慮不及遠雖使竭力盡誠猶未免傾敗况內懷姦利承顏順旨乎故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未有小人而仁者然則君子不能無小惡惡不積無害於正小人時有小善善不積不足以忠今謂之善人矣復慮其不信何異立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故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上信之爲義大矣昔齊桓公問管仲曰吾欲使酒腐於爵肉腐於俎得無害霸乎管仲曰此固非



其善者然無害霸也公曰何如而害霸曰不能知人害霸也知而不能有害霸也用而不能任害霸也任而不能信害霸也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害霸也劉鉅曰齊桓問管仲以下語見說苑尊賢篇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餽閒倫曰鼓之嗇夫閒倫知之請無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君奚不為穆伯曰閒倫之為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閒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是使晉國捨仁而為佞雖得鼓安用之夫穆伯列國大夫管仲霸者之佐猶

能慎於信任遠避佞人况陛下之上聖乎若欲令君子小人是

非不雜必懷之以德待之以信厲之以義節之以禮然後善善

而惡惡審罰而明賞無為之化何遠之有善善而不能進惡惡

而不能去王啟原曰管子言郭君善善而不能進惡惡而不能去為國亡之徵罰不及有罪賞不

加有功則危亡之期或未可保帝手詔嘉答於是廢明德宮玄

圃院賜遭水者舊書見前四疏之四先謙曰玄圃院在飛山宮內見通鑑百九十五

尋以修定五禮當封一子為縣男請讓孤兄子叔慈太宗愴

然曰卿之此心可以勵俗遂許之新書見前



十二年先謙曰通鑑百九十五繫正月乙未禮部尚書王珪奏言三品以上遇

親王於塗皆降乘違法申敬有乖儀準校勘記唐會要二十五作注太宗

曰卿輩皆自崇貴卑我兒子乎徵進曰自古迄茲校勘記通典三十一

作親王班次校勘記唐會要在三公之下今三品皆曰天子列卿及

八座之長校勘記通典皆下無曰字唐會要及作乃先謙案冊府三百二十七宰輔部諫諍門亦無曰字是王

賓曰會要及作乃誤列卿謂光祿諸寺九卿也不得以八座

言八座之長謂令僕六尚書也玉海百二十一官制門引唐

六典云後漢以令僕六曹尚書為八座魏氏省為五曹則僕

射有二若僕射省一則尚書有六今以二丞相六曹為八座

賓按新書百官志注龍朔二年廢尚書令又自龍朔二年至

開元元年遷改左右僕射為左右丞相六典所稱八座乃元

宗時官制當貞觀時猶如後漢之制以令僕六尚書為八座

也又按新書百官志尚書令誣二僕射誣二尚書誣三九卿

縱三皆三品以上官政要作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誣三皆三品以上官政要作今三品並天子六尚書九卿

卿及八座相合為王降乘非王所宜當也求諸故事則無可憑行之

於今又乖國憲太宗曰國家所以立太子者擬以為君也然

則人之修短不在老少設無太子則母弟次立以此而言安

得輕我兒子邪徵曰殷家尚質有兄終弟及之義自周以降

立嫡必長所以絕庶孽之窺覲塞禍亂之源本有國者之所

深慎於是遂可珪奏新書無



新舊唐書合注  
四  
它日宴羣臣帝曰貞觀以前從我定天下間關草昧立齡功也  
貞觀之後納忠諫正朕違為國家長利徵而已雖古名臣亦何  
以加親解佩刀以賜二人先謙曰冊府帝王部七十六褒賢門  
作貞觀十二年三月皇孫誕育宴五  
品以上於東宮通鑑百  
九十五繫是月丙子  
會皇孫誕育召公卿賜宴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  
定天下周旋艱險立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  
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唯魏徵而已古  
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親解佩刀以賜二人

帝嘗問羣臣徵與諸葛亮孰賢岑文本曰亮才兼將相非徵可

比帝曰徵蹈履仁義以弼朕躬欲致之堯舜雖亮無以抗舊書無

時上封者眾或不切事帝厭之欲加譙黜徵曰古者立謗木欲

聞己過封事其謗木之遺乎陛下思聞得失當恣其所陳言而

是乎為朝廷之益非乎無損於政帝悅皆勞遣之舊書見前

徵以戴聖禮記編次不倫遂為類禮二十卷以類相從削其

重複采先儒訓注擇善從之研精覃校勘記沈本殫思數年而畢太

宗覽而善之賜物一千段錄數本以賜太子及諸王仍藏之



祕府新書見後

十三年阿史那結社率作亂雲陽石然自冬至五月不雨徵上疏極言曰臣奉侍帷幄十餘年陛下許臣以仁義之道守而不失儉約朴素終始弗渝德音在耳不敢忘也頻年以來寢不克終謹用條陳裨萬分一陛下在貞觀初清淨寡欲化被荒外今萬里遣使布索駿馬竝訪怪珍昔漢文帝卻千里馬晉武帝焚雉頭裘陛下居常論議遠輩堯舜今所為更欲處漢文晉武下乎此不克終一漸也子貢問治人孔子曰懍乎若朽索之馭六

馬子貢曰何畏哉對曰不以道導之則吾讐也若何不畏劉鍾曰子

貢問治人事見說苑政理篇對曰作孔子曰此引作對誤全唐文正作子陛下在貞觀初護民之勞

煦之如子不輕營為頃既奢肆思用人力乃曰百姓無事則易驕勞役則易使自古未有百姓逸樂而致傾敗者何有逆畏其驕而為勞役哉此不克終二漸也陛下在貞觀初役己以利物比來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不絕於口而樂身之事實切諸心無慮營構輒曰弗為此不便我身推之人情誰敢復爭此不克終三漸也在貞觀初親君子斥小人比來輕褻小人禮重君



子重君子也恭而遠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莫見其是則不待間而疏莫見其非則有時而昵昵小人疏君子而欲致治非所聞也此不克終四漸也在貞觀初不貴異物不作無益而令難得之貨雜然竝進玩好之物無時而息上奢靡而望下朴素力役廣而冀農業興不可得已此不克終五漸也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卽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及比來由心好惡以眾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夫行有素履事有成迹一人

之毀未必可信積年之行不應頓虧陛下不察其原以爲臧否使讒佞得行守道疏間此不克終六漸也在貞觀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之好數年之後志不克固鷹犬之貢遠及四夷晨出夕返馳騁爲樂變起不測其及救乎此不克終七漸也在貞觀初遇下有禮羣情上達令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此不克終八漸也在貞觀初孜孜治道常若不足比恃功業之大負聖智之明長傲縱欲無事與兵問罪遠裔親狎者阿旨不肯諫疏遠者畏威不敢言積而不



已所損非細此不克終九漸也貞觀初頻年霜旱畿內戶口竝  
 就關外攜老扶幼來往數年卒無一戶亡去此由陛下矜育撫  
 宥故死不攜貳也比者疲於徭役關中之人勞弊尤甚雜匠當  
 下顧而不遣正兵番上復別驅任王賓曰全唐文百四十載徵  
 十漸疏四語作雜匠之徒下  
 日悉畱和雇正兵之輩上番多別驅使顧即雇承用字新書百  
 官志凡外營繕大事則聽制敕小事則有省符功有長短役有  
 輕重自四月距七月為長功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為中功自十  
 月距正月為短功長上匠州率資錢以酬雇注云短番匠一萬  
 二千七百四十四人資按雜匠即短番匠營繕既繁雜匠當下  
 休時仍如長上者資錢以酬雇也新書兵志凡當宿衛者番上  
 兵部以遠近給番五百里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市物襁屬於  
 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為十二番皆一月上

廩吳光堯曰襁當為縵說文縵輜類也段玉裁注絲節粗長謂  
 之縵漢書食貨志臧縵李奇曰落也落蓋絡之段借孟康曰  
 錢貫也市物者負縵相屬於道言供給糜用之煩匡謬正俗云  
 後之學者謂縵為錢乃改為鏹字義無可據此文依俗書應作  
 鏹鏹又縵縵遞子背望於道王賓曰市物二語全唐文作和市  
 之物不絕於鄉間遞送之夫相繼  
 於道路本傳易文為遞子者遞送與驛送同義乘馬曰驛步行  
 日遞遞子若北齊書神武紀言驛子矣後漢書左雄傳監司項  
 背相望注項背相脫有一穀不收先謙曰韓詩外傳一穀不升  
 望謂前後相顧也日歉晉書天文志西八星曰  
 入穀主候歲入穀百姓之心恐不能如前日之怙泰劉鉅曰怙  
 一星亡一穀不登說文帖帛書署也無怙字段玉裁注帛署必黏黏引伸為帖服  
 帖妥俗製貼字為相附之義製怙字為安服之義按公羊僖四  
 年傳率帖荆何注帖服也閩監毛本竝同他本作怙誤杜牧詩  
 帖泰生靈壽陸龜蒙詩相懼時帖泰唐人承用帖泰二字亦不



作怙也此不克終十漸也夫禍福無門惟人之召人無覺焉妖不

妄作今旱暵之災遠被郡國凶醜之孽起於轂下此上天示戒  
乃陛下恐懼憂勤之日也千載休期時難再得明主可為而不  
為臣所以鬱結長歎者也疏奏帝曰朕今聞過矣願改之以終  
善道有違此言當何施顏面與公相見哉方以所上疏列為屏  
障庶朝夕見之兼錄付史官使萬世知君臣之義因賜黃金十  
斤馬二匹

舊書無詳見故  
事拾遺建言門

高昌平帝宴兩儀殿歎曰高昌若不失德豈至於亡然朕亦當

自戒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庶幾獲安也徵曰昔齊桓公與  
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者飲桓公請叔牙曰盍起為寡人壽叔  
牙奉觴而起曰願公無忘在莒時使管仲無忘束縛於魯時使  
甯戚無忘飯牛車下時桓公避席而謝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  
忘夫子之言則社稷不危矣帝曰朕不敢忘布衣時公不得忘  
叔牙之為人也

舊書  
無

帝遣使者至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齎金帛諸國市馬  
徵曰今立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馬不在立



可汗可汗得立必不懷恩諸蕃聞之以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先失義矣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珠蘇則以為惠及四海則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貴也陛下可不畏蘇則言乎帝遂止先謙曰通鑑百九十六繫十五年七月

先是遣使詣西域立葉護可汗未還又遣使多齎金銀帛歷諸國市馬徵諫曰今校勘記唐會要五十一及全唐文有發使二字以立可汗為名

可汗未定即詣諸國市馬彼必以為意在市馬不為專意立可汗可汗得立則不甚懷恩校勘記唐會要此句下有不得立則深為恐懼全唐文作不得

立則以為深怨本傳疑脫諸蕃聞之以為中國薄義重利未必得馬而失

義矣昔漢文有獻千里馬者曰吾凶行日三十里吉行五十

里校勘記全唐文吉凶倒五上有日字鑾輿在前屬車在後吾獨乘千里馬將

安之校勘記全唐文有乎字乃賞其道里所費而返之校勘記閣本攷證按唐書作還

馬與道里費此賞字當是償字之譌全唐文同漢光武有獻千里馬及寶劍者馬以

駕鼓車劍以賜騎士陛下凡所施為皆邈踰三王之上奈何

至於此事欲為孝文光武之下乎又魏文帝欲求市西域大

珠蘇則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則校勘記全唐文有珠字不求自至求而



得之不足為貴也陛下縱不能慕漢文之高行可不畏蘇則  
之言乎太宗納其言而止

時公卿大臣竝請封禪唯徵以為不可太宗曰朕欲校勘記唐會要

七有封禪二字卿極言之豈功不高邪德不厚邪諸夏未治安邪遠

夷不慕義邪嘉瑞不至邪年穀不登邪何為而不可對曰陛

下功則高矣而民未懷惠德雖厚矣而澤未滂流諸夏雖安

未足以供事遠夷慕義無以供其求符瑞雖臻爵羅猶密積

歲豐稔倉廩尚虛此臣所以竊謂未可臣未能遠譬且借喻

於人今有人十年長患療校勘記唐會要療治且愈此人應皮骨僅

存便欲使負米一石日行百里必不可得隋氏之亂非止十

年陛下為之良醫校勘記會要及通考八十四有除其二字疾苦雖已又安未甚

充實告成天地臣竊有疑且陛下東封萬國咸萃要荒之外

莫不奔走今自伊洛以東暨乎海岱灌莽巨澤校勘記通考作藿莽巨浸

下蒼茫作茫茫蒼茫千里人煙斷絕雞犬不聞道路蕭條進退艱阻

豈可引彼夷狄示以虛弱竭財以賞未厭遠人之望重加給

復不償百姓之勞或遇水旱之災風雨之變庸夫橫議悔不



可追豈獨臣之懇誠亦有與人之誦太宗不能奪

新書無先謙曰據諫

錄二諫封禪章政要直諫篇在貞觀六年舊書誤列於此

是後右僕射缺欲用徵徵讓得不拜

是後右僕射缺欲拜之徵固讓乃止

皇太子承乾與魏王泰交惡帝曰當今忠譽貴重無踰徵我遣

傅皇太子一天下之望羽翼固矣即拜太子太師徵以疾辭詔

答曰漢太子以四皓為助我賴公其義也公雖臥可擁全之

百九十六繫十六年九月

及皇太子承乾不修德業魏王泰寵愛日隆內外庶僚竝有

疑議太宗聞而惡之謂侍臣曰當今朝臣忠譽無踰魏徵我

遣傅皇太子用絕天下之望十六年拜太子太師知門下省

事如故徵自陳有疾詔答曰漢之太子四皓為助我之賴公

即其義也知公疾病可臥護之其年稱縣憊中使相望

十七年疾甚徵家初無正寢帝命輟小殿材為營構五日畢竝

賜素褥布被以從其尚令中郎將宿其第

先謙曰據諫錄五卷太宗親臨喪章中郎

將李安動靜輒以聞藥膳賜遺無算中使者綴道帝親問疾屏

儼也



左右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第徵加朝服拖帶帝悲懣拊之流涕問所欲對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帝將以衡山

公主降其子叔玉

錢大昕曰按公主傳太宗二十一女無封衡山者攷于志甯傳云衡山公主既公除將下

嫁長孫氏則是衡山停婚魏氏後許嫁長孫矣公主傳下嫁長孫氏者有新興新城兩公主未審何人初封衡山也王榮蘭曰太宗女下嫁長孫氏者凡三人長樂公主之下嫁徵諫裴齋知非初封衡山者新興公主下嫁長孫曦新城公主下嫁長孫詮新興為太宗第十五女其第十六女城陽公主下嫁杜荷荷以太子承乾事誅更嫁薛瓘承乾以貞觀十七年廢城陽已下嫁矣如衡山即新興不待遲其弟六年之後而遂偃蹇至高宗時也惟新城太宗幼女當即衡山因主實幼弱故未速徵存時下嫁後雖許適長孫亦以未逮時故爾婚期遲遲新城郡名高宗時進封衡山縣名太宗時初封也新城乃文德皇后所生晉陽

主母弟后崩時晉陽始孩則新城更弱也時主亦從帝曰公彊后以貞觀十年崩新城之生年約可知矣

視新婦徵不能謝是夕帝夢徵若平生及旦薨帝臨哭為之慟

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贈司

空相州都督

王賓曰諫錄作詔贈司空相衛黎魏洛邢貝七州諸軍事相州刺史與此異攷房彥謙碑貞觀三年

詔贈彥謙使持節都督徐泗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徵之贈官蓋與彥謙同例諫錄兼及刺史而傳僅書都督特舉其重者而言諡曰文貞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陪葬昭陵將葬其妻裴

辭曰徵素儉約今假一品禮儀物褒大非徵志見許乃用素車

白布幃帷無塗車芻靈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晉王奉詔致祭



帝作文於碑遂書之又賜家封九百戶

徵宅先無正寢太宗欲為小殿輟其材為徵營構五日而成

遣中使齎素褥布被而賜之遂其所尚也又病篤輿駕再幸

其第吳宗實曰韋述兩京記有永興坊西門北魏徵宅太宗幸焉撫之流涕問所欲言徵

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後數日太宗夜夢徵若平生及

旦而奏徵薨時年六十四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贈司空

相州都督諡曰文貞吳宗實曰封氏聞見記云太宗朝鄭公魏徵諡為文貞二字人臣美諡無以加

也非德望尤重不受此諡本書呂諲傳獨孤及議奏諡法云唐興參用漢制魏徵以王道佐時近文愛君忘身近貞二者

竝優廢一不可故曰文貞按唐代公卿自徵後諡文貞者數人聞見記祇載姚崇張說宋璟韋安石四人此外尚有蘇瓌

陸象先苗晉卿魏元忠崔祐甫竝見本傳給羽葆鼓吹班劍四十人賻絹布千段

米粟千石吳宗實曰漢書韓延壽傳延壽在東郡植羽葆鼓車吹車餘藝本姓顏注羽葆聚翟尾為之亦

今纛之類也禮雜記諸侯之喪匠人執羽葆御柩疏云以鳥羽注於柄頭如蓋謂之羽葆匠人執以指揮於路為進止之

節鼓吹本軍中樂晉書禮志引漢魏故事將葬設吉凶鹵簿皆有鼓吹班列也班劍言班列佩劍本書儀衛志班劍儀刀

對文可證皮文選之南史張敬兒傳引應劭漢官儀云班劍四

十人專以班劍言晉書王導傳導薨詔給羽葆鼓吹挽歌兩

部虎賁班劍百人南史王儉傳儉薨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六



尉遲恭碑俱云班劍卅人及羽葆鼓吹與徵同當時葬禮此  
為極盛本天子儀衛惟三公一品推恩假用裴氏不言天子  
羽儀體固應爾胡三省通鑑辨誤以史炤天子儀衛為妄陪  
說恐非定論賻贈布粟陪葬者禮亦有之但豐殺稍殊耳陪  
葬昭陵及將祖載吳宗實曰白虎通云祖者始也始載徵妻  
裴氏吳光堯曰魏公先廟碑祖考妣鄭國夫人河東裴氏下  
復敘云皇考妣河東裴氏禮祭法疏皇考曾祖也曾  
祖殷汝陽令則鄭公孫亦締姻裴氏又案碑有王考妣有先  
夫人南陽字南陽下文缺當是封南陽郡夫人即暮母也鄭  
國夫人已下四世已具其三獨顯考妣不載顯考曰徵平生  
叔琬埒祀鄭公之室故不及其妣耳詳見後注  
儉素今以一品禮葬羽儀甚盛非亡者之志遂辭不受竟以  
布車載柩無文采之飾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

出郊外帝親製碑文竝為書石其後追思不已賜其家實封

九百戶

帝後臨朝歎曰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  
為鑑可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鑑內防己過今魏徵逝一鑑亡矣  
朕比使人至其家得書一紙始半藁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  
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弊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  
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  
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其大畧如此朕



顧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嘗臨朝謂侍

校勘記御覽七百十七作羣

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

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嘗保此三

鏡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鏡矣

校勘記御覽作猶一鏡亡矣

徵亡

後朕遣人至徵宅就其書函得表一紙始立表章

校勘記全唐文表作

藁先謙曰章字誤冊府五百四十八入諫諍部遺諫門作始立表章

字皆難識唯前有數行稍

可分辯云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安用惡人則國

亂公卿之內情有愛憎憎者唯見其惡愛者唯見其善愛憎

之間所宜詳慎

校勘記冊府五百四十八作審

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遺表如此然在朕思之恐

不免斯事公卿侍臣可書之於笏知而必諫也

王啟原曰按禮玉藻進受

命於君則書於笏釋名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啟白則書其上備忽亡也笏本以記事故明皇恐崔滌漏言親書其笏以

誠之太宗所言亦以笏之本用如此也

徵狀貌不逾中人有志膽每犯顏進諫雖逢帝甚怒神色不徙

而天子亦為霽威議者謂賁育不能過

王啟原曰魏志袁渙傳渙從弟敏謂渙貌似和

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能過也



徵狀貌不逾中人而素有膽智每犯顏進諫雖王赫斯怒神色不移

嘗上冢還奏日向聞陛下有關南之行既辦而止何也帝曰畏

卿遂停耳舊書無先謙曰諫錄五卷載此事作關南通鑑百九十三繫貞觀二年作人言陛下欲幸南山

始喪亂後典章湮散徵奏引諸儒校集祕書國家圖籍粲然完

整舊書見前

嘗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數年而成帝美其書

錄真內府舊書見前

帝本以兵定天下雖已治不忘經畧四夷也故徵侍宴奏破陣武德舞則俛首不顧至慶善樂則諦玩無斃舉有所諷切如此

舊書無

徵亡帝思不已登凌煙閣觀畫像吳宗實曰長安志云凝陰殿南有凌煙閣貞觀十八年太

宗圖畫功臣之像二十四人於閣上帝自為贊詞褚遂良題額贊詞已不可考宋哲宗元祐五年復刻功臣像贊於麟游縣游師雄撰書像為吳道子畫今存者魏徵王珪李勣侯君集四人觀鑲碎爛繡繡來其贊鄭公云堂堂鄭公口節大志貞幹直聳摩口自致遭風雲時得霸王氣一言委質有死無二撫我則后各盡其忠沈浮變道其道不窮龍戰既息皇建其極裨袞補職其繩則直諤諤疑危言正色漢興是崇德洽道豐保合太和昭明有融尹躬在商有恥於湯公以其心匡弼巨唐哲宗蓋以

新舊唐書合注



圖贊既亡故命師雄等補其闕賦詩悼痛聞者媚之毀短百為徵嘗薦杜正倫

侯君集材任宰相王啟原日案正倫傳徵薦正倫在貞觀元年

四年參豫朝政正倫至高宗時君集傳不言徵薦未知何年後君集以貞觀

任堪也言才堪用非謂薦即相之及正倫以罪黜君集坐逆

誅嬖人遂指為阿黨又言徵嘗錄前後諫爭語示史官褚遂良

帝滋不悅乃停叔玉婚而仆所為碑顧其家衰矣先謙日言帝

嘗密薦中書侍郎杜正倫及吏部尚書侯君集有宰相之材

徵卒後正倫以罪黜君集犯逆伏誅太宗始疑徵阿黨徵又

自錄前後諫諍言辭往復以示史官起居郎褚遂良太宗知

之愈不悅先許以衡山公主降其長子叔玉於是手詔停婚

顧其家衰矣

遼東之役高麗靺鞨犯陣李勣等力戰破之軍還悵然日魏徵

若在吾有此行邪即召其家到行在賜勞妻子以少牢祠其墓

復立碑吳宗實日方輿紀要云醴泉縣東北三十五里有鳳凰

如泰山之無字後人不知但稱為丞相冢案昭陵在九峻山九峻距醴泉縣東北六十里徵墓去昭陵蓋二十五里恩禮

加焉舊書無先謙日通鑑百九

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為光祿少卿王啟原日顧

真子引魏氏



譜鄭公四子叔玉叔瑜叔琬叔珪與史稍異宰相世系表神龍亦本家牒而作與傳合則馬永卿所見之魏氏譜未足據

初以其子膺紹封王啟原曰按漢時繼功臣之世謂之紹封若本支已絕而旁支入繼者是也膺本叔玉子

應嗣封而亦言紹封者唐世功臣襲爵皆特恩故叔玉有子無朝命則爵不得嗣至神龍初以鄭公名德特使嗣爵故亦云紹

封以爵嘗絕也叔璘禮部侍郎武后時為酷吏所殺王賓曰日本書霍王元軌傳越王貞敗

按元軌納徵女為妃亦觀元璘於元軌為甥或因連坐叔

瑜豫州刺史善草隸以筆意傳其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

前有虞褚後有薛魏華為檢校太子左庶子武陽縣男開元中

寢堂火吳宗實曰寢堂雖火第宅猶存其後子孫典則觀瞻猶傳李師古上錢六百萬贖文貞故第以與魏氏白居易

言文貞第正堂用太宗殿材魏氏歲臘鋪席祭其先人今雖窮後必有賢即朝廷覆一瓦魏氏有分彼安肯入賊所贖第耶上由是賜錢直券以居其孫觀驕驍驍驍考此事在憲宗四年距開元六十餘年魏氏子孫亦漸微矣長安志云暮相宣宗居舊第則知暮以前猶僑寓無常也子孫哭三日詔百官赴弔徵五世孫暮

徵四子叔玉叔琬叔璘叔瑜叔玉襲爵國公官至光祿少卿

叔瑜至潞州刺史先謙曰新書作豫州宰相世系表作職方郎中叔瑜子華開元中

太子右庶子先謙曰新書世系表華官禮部侍郎

暮字申之擢進士第同州刺史楊汝士辟為長春宮巡官劉鉅

傳作防禦判官與此異玉海百五十七載唐長春宮注云在同州朝邑縣本周武帝作保定五年宇文護築隋開元中修又引



會要云開元八年同州刺史姜師度兼營田長春宮使二十年  
 皇甫惟明充後皆以他官充使至大曆九年宋晦以同州刺史  
 充鉅按舊書地理志同州防禦長春宮使注云同州刺史領之  
 防禦長春宮使係二官舊志防禦使注云至德後大郡要害之  
 地置防禦使以治軍事刺史兼之汝士當以刺史兼防禦使及  
 長春宮使也姜師度為刺史在開元八年時尙未置防禦使是  
 未置防禦前已有長春宮使其為二官甚明長春宮使屬有巡  
 官判官騎驛館誌又無長春宮使與巡官皆統屬長春宮使防  
 禦使屬亦有巡官判官規新舊蓋為長春宮使又嘗為防禦  
 判官故二書各據所見書之先謙曰汝士嗣復族昆弟有傳

文宗讀貞觀政要思徵賢詔訪其後汝士薦為右拾遺  
 十九引此事注云 暮姿字魁秀帝異之  
 大和九年十月

舊書 卷一百七十六 列 魏暮字申之鉅鹿人五代祖文貞  
 傳第一百二十六

公徵貞觀朝名相曾祖殷汝陽令祖明亦為縣令父馮獻陵

臺令 吳光堯曰宰相世系表暮曾祖殷諸人列叔璘下次行

攷魏公先廟碑紀述世次官秩足補史文之闕碑言奉祖考

鄭公缺部趾韜有府君諱馬口神主第升於室禮祭法疏始

爵者後世子孫皆立之為祖考徵始爵故稱祖考祖考鄭公

下以世室推之宜有第一室之文馬即暮父第升於室後所

云四室是也馬傳作馮表作憑涉形似而誤碑言口口府君

諱困琬於世次為顯考以相國位猶滯於三品室未備數禮

疏顯考高祖也廟為暮所立據此知暮為叔琬元孫表中殷

等應改系叔琬下今列殷若叔璘仲子者非傳表俱不載叔

琬官此云三品有位於朝特莫詳何官耳室未備數者叔琬

以父鄭公為相國已位猶不過三品遺命廟主不得別立室

附鄭公室而已不然潁州河西吏部三君贈階亦不踰三品

而皆立室使非出於遺命則叔琬之不立室理不可通王昶



以顯考相國乃即謂暮其失殊甚碑言穎州府君是為第  
 室表紀官與傳合穎州是其贈官此暮曾祖也碑言第三室  
 天資恢○抱器卓越又言出為○  
 字又言為邑南陽當希烈猖獗之餘立德無方又言召拜大  
 理司直述河西事頗詳惜多殘缺傳云為縣令即碑倚氏令  
 表云明監察御史據碑大理司直視表進秩六階傳表所書  
 皆其前事河西之稱則亦追贈此暮祖也碑言四室即吏部  
 府君表紀官亦與傳同碑稱詔贈吏部侍郎蓋書新贈不繫  
 故階自叔琬至此世系昭著竝鄭公凡五世僅四世者祭法  
 諸侯立五廟其制久廢暮參稽古禮易廟數為室數而叔琬  
 附祀鄭公故數止於四也若夫先廟之作初自鄭公暮入相  
 又重葺之碑發端云鄭國文貞公魏氏在貞觀立家廟於長  
 安昌樂里後二百卅五年有來園園云云長安志昌樂里有  
 太子太師鄭國魏徵家廟大中中來孫暮為相再新舊廟以  
 元成為封祖碑志正同暮所立廟况以鄭公為封祖舊廟非  
 祀魏公可知基址相仍規制迥別情事顯然且碑明言鄭公

在貞觀立廟矣碑係崔瑗所纂瑗聞纂碑命走相君門固辭  
 不獲語在碑中未復敘被袞朝天又葺故廟是廟為暮所立  
 確無疑義暮入相在大中五年罷相在十年立廟必數年間  
 長安志云大和中深得其實由大中十年逆數至貞觀五年  
 凡二百二十五年貞觀三年徵已參豫朝政王珪通貴不營  
 私廟法司劾之徵入相後宜有立廟之舉碑文卅字蓋廿之  
 譌王祖金石萃編謂鄭公立廟在鄭公卒年因列此碑於咸  
 通之末且言魏公先廟始建則為祀徵重修則為祀暮動多  
 舛繆特附 暮大和七年登進士第楊汝士牧同州辟為防禦  
 判官得祕書省校書郎汝士入朝薦為右拾遺文宗以暮魏  
 徵之裔頗奇待之

邕管經畧使董昌齡誣殺參軍衡方厚貶潞州司戶俄徙峽州



刺史驀諫曰王者赦有罪唯故無赦比昌齡專殺不辜事迹暴章家人銜冤萬里投訴獄窮罪得特被矜貸中外以為屈法吳宗實曰案唐律諸官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論疏議云前人本無負犯虛構成罪還以虛構枉入全罪科之昌齡宜以枉殺論殺而反被矜貸故以為屈法今又授刺史復使治人紊憲章乖至治不見其可有詔改洪州別駕

前邕管經畧使董昌齡枉殺錄事參軍衡方厚坐貶潞州司

戶校勘記張氏宗泰云激一本作淑非據新書改地理志作敘案冊府一百一五百三十五百四十七與地理志同

至是量移硤州刺史校勘記張本硤作陝云本作硤新書作硤今從地理志驀上疏論

之曰王者施渙汗之恩校勘記冊府一百一五百三十三全唐文七百六十六王上有臣聞二字

無施以赦有罪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凡罪寬宥唯故意殺人無赦校勘記冊府五

百五十三作唯故殺人者死乃百王不易之典也卷一百一十王作王者餘同全唐文亦然昌齡比者錄

以微效授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專殺校勘記冊

府一百一五百三十三全唐文昌上有其董二字授聞本作受非全唐文作任狂冊府五百四十七作枉辜作事卷五百

三十三專校勘記冊府一百一殺作殺戮校勘記冊府一百一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披訴校勘記冊府一百一

唐文披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伏蒙及案鞫伏罪貸以微生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伏蒙

令鞫劾尋得罪源尚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中外中外議論以為屈法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中外言議竊



為未當今若授之牧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拔擢而冤屈者何

伸校勘記冊府全唐文無若字拔上有遭字無而字伸作申下有訴字交案憲章有乖至理校

記冊府五百三十三作此則法理所案定為不可卷一百一

定作交全唐文定為作交謂餘同自事迹顯彰至此卷五百

四十七與今本全同蓋詳者乃疏奏乃改為洪州別駕先謙

暮元文畧者乃史館所刪耳府繫文宗開成元年正月卷一百一交為不可下尚有臣忝

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朔望循省慮有冤濫以

御史中丞李孝本宗室子坐李訓事誅死其二女沒入宮暮上

言陛下即位不悅聲色於今十年未始採擇數月以來稍意聲

伎教坊閱選百十未已莊宅收市疊疊有聞今又取孝本女內

之後宮宗姓不育寵幸為累傷治道之本速塵穢之嫌諺曰止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王啟原曰此諺本魏志王昶傳惟陛下崇干載之

盛德去一旦之玩好帝即出孝本女詔曰乃祖在貞觀時指事

直言無所避每覽國史朕與嘉之暮為拾遺屢有獻納夫備灑

埽於內非曰聲妓恤宗女之幼不為漁取然疑似之間不可戶

曉暮辭深切其惜我之失不亦至乎暮雖居位日淺朕何愛一



官增直臣之氣其以暮為右補闕先是帝謂宰相曰太宗得徵參禪闕失朕今得暮又能極諫朕不敢仰希貞觀庶幾處無過之地

御史中丞李孝本皇族也坐李訓誅有女沒入掖廷

先謙曰孝本有

傳謀誅宦官不克為仇士良所殺事在大和九年十一月通鑑二百四十五云孝本二女配沒右軍上取之入宮開成元年秋七月暮上疏云云又考異曰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暮疏云取孝本次女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暮諫曰臣聞治暮不之知又取次女暮乃知之上疏故也國家者先資於德義德義不修家邦必壞校勘記家上冊府有成字家邦冊府

全唐文故王者以德服人以義使人服使之術要在修身校勘

記冊府修身之道在於孜孜夫一失百虧之戒存乎久要之

源前志曰校勘記冊府全唐文勿以小惡而為之勿以小善

而不為斯則懼於漸也臣又聞君如日焉顯晦之微人皆瞻

仰校勘記冊府全唐文照臨之大何以掩藏前代設敢諫之鼓校勘記

府瞻作所立誹謗之木貴聞其過也校勘記冊府全唐文

前上有是以陛下即位以來誕敷文德不悅聲色出後宮之怨婦配在

外之鰥夫校勘記冊府全唐文洎今十年未嘗采擇校勘記



唐文作絕其採納下有大概既作淫風不行則上超三皇次出五帝凡百相賀前王比隆斯實天下之至幸也三十三字自數月以來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臣天眷稍回畱神妓樂

教坊百人二百人選試未已校勘記張宗泰云百人二字疑衍文案冊府全唐文教上有至

於二莊宅司收市疊疊有聞先謙曰通鑑胡三省注唐內諸司有教坊使莊宅使皆宦者為

之昨又宣取李孝本之女入內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之作次入上有一人遽將四字宗

姓不異寵幸何名此事深累慎修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如此之事皆不益慎修有

虧一簣陛下九重之內不得聞知校勘記冊府全唐文陛下有臣竊惟三字全唐文知

之作凡此之流大生物議實傷理道之本未免塵穢之嫌校勘記冊

府全唐文議作論傷作將乖夫欲人不知莫若勿為諺曰止未免作徒起全唐文嫌作言

寒莫若重裘止謗莫若自修伏希陛下照鑒不惑校勘記冊府全唐文

莫勿二字皆作不修下有者崇千載之盛德校勘記冊府全唐文

也二字希作惟冊府照作昭抑將來絕其漸門去一旦之玩好教坊停息宗女遣還則大

使人倫之風深弘王者之體先謙曰通鑑有昔漢光武一顧列女屏風宋弘猶正色抗言光

武即撤之陛下豈可不思宋弘之言欲居光武疏奏帝即日

之下乎數語蓋亦實錄所載而新舊書刪之

出孝本女遷暮右補闕詔曰昔乃先祖貞觀中諫書十上指事直言無所避諱每覽國史未嘗不沈吟伸卷嘉尚久之爾



為拾遺其風不墜屢獻章疏必道其所以至於備灑埽於諸  
 王非自廣其聲妓也校勘記全唐文七十二妓作伎恤髻鬣之宗女固無嫌  
 於徵取也雖然疑似之間不可家至而戶曉爾能詞旨深切  
 是博我之意多也噫人能匪躬謬似其先祖吾豈不能虛  
 懷延納仰希貞觀之理歟而暮居官日淺未當敘進吾豈限  
 以常典以待直臣可右補闕帝謂宰臣曰昔太宗皇帝得魏  
 徵裨補闕失弼成聖政我得魏暮於疑似之間必能極諫不  
 敢希貞觀之政庶幾處無過之地矣先謙曰冊府納諫門畧載此事繫文宗大和九

年

教坊有工善為新聲者詔授揚州司馬議者頗言司馬品高郎  
 官刺史迭處不可以授賤工帝意右之宰相諭諫官勿復言暮  
 獨固諫不可工降潤州司馬

教坊副使雲朝霞

劉鉅曰林寶元和姓纂云雲縉雲氏之後後魏書官氏志宥連氏改為雲氏善

吹笛新聲變律深愜上意

先謙曰御覽五百八十樂部引唐書日文宗時雲朝霞以善吹笛進

上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頗符上旨由是有寵與此異

自左驍衛將軍宣授兼揚府

司馬

校勘記會要三十四揚作帥下同

宰臣奏曰揚府司馬品高郎官刺史



送處不可授伶官校勘記聞本授誤受上意欲授之因宰臣對亟稱朝

霞之善暮聞之累疏陳論乃改授潤州司馬先謙曰冊府納諫門文宗開成

元年九月壬辰以左驍衛將軍兼揚州大都督府司馬雲朝霞為潤州司馬依前敎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進帝為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頻符帝旨繇是有寵初授揚州司馬諫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書郎刺史皆為之非樂工所宜處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稱朝霞之能宰臣召諫官諭以帝旨於是右補闕魏暮入疏再論浹旬後降授此官

荆南監軍呂令琛縱廉卒辱江陵令觀察使韋長避不發移內

樞密使言狀先謙曰長畏中官不敢直奏監軍之罪但申狀與內樞密使暮劾長任廉察知

監軍侵屈官司不以上聞私白近臣亂法度請明其罰吳宗實曰唐律

疏議職制門事應奏而不奏者杖八十不報

荆南監軍使呂令琮校勘記張本琮作琛云從新書從人擅入江陵縣毀罵

縣令韓忠觀察使韋長申狀與樞密使訴之暮上疏曰伏以

州縣侵屈校勘記全唐文伏上有臣見諸司雜報韋長送狀西院分析監軍下凌毀縣令事廿二字冊府五百

二十同縣上祇合上聞中外關連須存舊制韋長任膺廉使

體合精詳校勘記冊府存作公事都不奏聞私情擅為踰越

况事無巨細不可將迎縣令官業有乖便宜理罪監軍職司

侵越校勘記冊府軼即合聞天王賓曰詩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唐李嘉祐詩封事更聞天蓋亦本之詩



義或以慮煩聖聽校勘記何不但申門下今則首案常典理

合糾繩伏望聖慈校勘記冊府全唐文作伏望陛下宣示宰臣速加懲戒疏奏不

出時論惜之

俄為起居舍人

三年轉起居舍人紫宸中謝帝謂之曰以卿論事忠切有文

貞之風故不循月限授卿此官

帝問卿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暮對惟故笏在詔令上送鄭覃曰  
在人不在笏帝曰覃不識朕意此笏乃今甘棠

又謂之曰卿家有何舊書詔對曰比多失墜惟簪笏見存校勘

記張本見作尚云依他本案御覽六百九十二作獨王啟原  
曰按簪橫貫於冠以持髮使冠不動御覽六百八十六引徐  
廣與服雜注云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今之  
曰筆是其遺象則簪笏之謂匪釋名所謂簪冠於髮也又御  
覽六百九十二引輿服雜事云近代以來唯入座尚書執笏  
者白筆綴於版頭以紫囊裹之是魏晉來笏有簪筆之制故  
連簪言之魏畧言明帝時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席以坐  
帝問此何官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則其時  
唯御史簪筆釋徐廣言則似晉時百官皆簪筆據周成言則  
梁時又唯尚書簪筆矣鄭公曾為尚書右丞故笏亦簪筆也  
筆以簪而即謂之簪明皇以張九齡體弱簪笏不勝命置笏  
囊則簪連笏皆在手而非幘導之簪明矣簪笏者猶言有簪  
之笏故暮言簪笏而文宗及鄭覃第言上令進來鄭覃曰校  
笏新書亦省簪而上下文皆言故笏也



記會要五十六作在人不在笏上曰鄭覃不會我意此即甘

時宰相鄭覃奏曰校勘記會要不上有殊字而已作也御

棠之義非在笏而已覽會作解即作乃先謙曰通鑑二百四

十六繫開成三年正月胡三省注言周人思召公愛其甘棠

而不敢剪伐今思魏徵之正直則亦當寶愛其故笏通鑑此

下載鄭覃楊嗣復詆訐事上謂起居郎周敬復舍人魏謩曰

宰相諠爭如此可乎對曰誠為不可然覃等盡忠憤激不自

覺耳帝因敕謩曰事有不當毋嫌論奏謩對臣頃為諫臣故得有所

陳今則記言動不敢侵官帝曰兩省屬皆可議朝廷事而毋辭

也

謩將退又召誠之曰事有不當即須奏論謩曰臣頃為諫官

合伸規諷今居史職職在記言臣不敢輒踰職分帝曰凡兩

省官竝合論事勿拘此言

帝索起居注謩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鑒戒陛下所為善

無畏不書不善天下之人亦有以記之帝曰不然我既嘗觀之

謩曰向者取觀史氏為失職陛下見則後來所書必有諱屈

善惡不實不可以為史且後代何信哉乃止

先謙曰通鑑二百四十六繫此事於

四年冬十月乙卯



尋以本官直弘文館

校勘記會要直作兼值

四年拜諫議大夫仍兼起

居舍人判弘文館事紫宸入閣

先謙曰據百官志起居舍人分侍左右秉筆隨宰相入殿

若仗在紫宸內閣則夾香案分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筆濡墨皆即坳處

遣中使取

暮起居注欲視之暮執奏曰自古置史館書事以明鑒戒陛

下但為善事勿畏臣不書如陛下所行錯忤臣縱不書天下

之人書之臣以陛下為文皇帝陛下比臣如褚遂良帝又曰

我嘗取觀之暮曰由史官不守職分臣豈敢陷陛下為非法

陛下一覽之後自此書事須有迴避如此善惡不直非史也

遺後代何以取信

張宗泰曰一本遺下有之字

乃止

中尉仇士良捕妖民賀蘭進興

吳光堯曰舊書高元裕傳作賀蘭進興南文集謝罰俸狀正作

進興元裕傳脫興字

及黨與治軍中反狀具帝自臨問詔命斬囚以徇御

史中丞高元裕建言

先謙曰此事舊書載元裕傳文畧異

獄當與眾共之刑部大

理法官也決大獄不與知律令謂何

吳宗實曰史記杜周傳前主所是著為律後主所是

疏為

請歸有司未報暮上言事繫軍即推軍中如齊民宜付府

縣今獄不在有司法有輕重何從而知帝停決詔神策軍以官

兵畱仗內餘付御史臺臺憚士良不敢異卒皆誅死

舊書無



擢諫議大夫兼起居舍人弘文館直學士暮固讓不見可乃拜

始暮之進李珣楊嗣復實推引之武宗立暮坐二人黨出為汾

州刺史俄貶信州長史

吳光堯曰魏公先廟碑會昌中權倖惡忌擠之外郡

暮初立朝為李固言李珣楊嗣復所引數年之內至諫議大

夫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暮坐楊李之黨出為汾州刺史楊

李貶官暮亦貶信州長史

宣宗即位移郢商二州刺史召授給事中遷御史中丞發駙馬

都尉杜中立姦賊

先謙曰公主傳憲宗女真源公主始封安陵下嫁杜中立中傳皆稱美之辭不載姦賊

事

權威縮氣俄兼戶部侍郎事暮奏中丞紀綱所寄不宜雜領

錢穀乞專治戶部詔可

宣宗即位白敏中當國量移郢州刺史尋換商州二年內徵

為給事中

張宗泰曰據上文宣宗立之語二年前上當有大中二字

遷御史中丞謝日面

賜金紫之服

吳宗實曰新書輿服志景雲中詔衣紫者魚袋以金飾之衣緋者以銀飾之賞緋紫必兼魚袋

魏公先廟碑標題賜紫金魚袋與此文正為一事先謙曰通鑑二百四十九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

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

彈駙馬都尉杜中立賊辜

吳宗實曰唐律雜律

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門坐賊致罪疏議曰賊罪正名其數有六謂受財枉法不枉法受所監臨強盜竊盜竝坐賊然坐賊者謂非監臨主司因



事受財而罪由此賊故名坐賊致罪中立賊貴戚憚之兼戶

部侍郎判本司事吳光堯曰魏公先廟碑標題殘缺但存判

銘十八字攷顏郭二家廟碑標題柱國下俱繫贈官二廟各

四室標題未可偏舉乃繫之立廟子孫因備書墓官亦變例

御史臺紀綱之地不宜與泉貨吏雜處乞罷中司專綜戶部

公事從之

頃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光堯曰魏公先廟碑兼領邦憲

閒歲進陟台司御史中丞有司憲

之目台司謂宰執也先謙曰通鑑二建言今天下粗治惟東宮

百四十九繫大中五年冬十月戊辰未立不早以正人傳導之非所以存副貳之重且泣下帝為感

動自敬宗後惡言儲嫡事故公卿無敢開陳者時帝春秋高嫡

嗣未辨暮輔政白發其端朝議歸重

尋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謝日奏曰校勘記會要五十二謝上有中字

臣無夔契之才驟叨夔契之任校勘記冊府三百十五二夔

將何以仰報鴻私今邊戍粗安海內寔息臣愚所切者陛下

未立東宮俾正人傳導以存副貳之重校勘記會要副作儲因泣下上



感而聽之先是累朝人君不欲人言立儲貳若非人主已欲  
臣下不敢獻言宣宗春秋高嫡嗣未辨暮作相之日率先啟  
奏人士重之

會詹毗國獻象

先謙曰詹毗疑卽南蠻傳之瞻博或曰瞻婆詹瞻通用毗婆博竝一聲之轉其國多野象羣行

暮以爲非土性不可畜請還其獻詔可河東節度使李業殺降

虜邊部震擾業內恃憑藉人無敢言者暮奏徙滑州

先謙曰通鑑二百四

十九云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又妄殺降者由是北邊擾動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暮獨請貶黜上不許但徒義成節度使事 繫大中五年 遷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有犀鎧數十首懼而

瘞之奴王慶以怒告曙藏甲有異謀按之無它狀投曙嶺外慶

免議者謂奴訴主法不聽暮引律固爭卒論慶死

吳光堯曰唐律疏議鬪訟

門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律又載諸誣告謀反及大逆者斬慶罪視常律應加等故暮引以固爭卒論慶死者人無可駁議也

尋兼集賢大學士

吳光堯曰兩書志唐學士弘文集賢分隸中書門下省李贍芸炳燭編二學士無品

秩而門下相例領弘文中書相例領集賢此一定之制案下言加中書侍郎正以中書相兼領集賢唐中葉後宰執多由門下中書侍郎入拜或入相始 詹毗國獻象暮以其性不安

轉門下中書侍郎其常典也 中土請還其使從之太原節度使李業殺降虜北邊大擾業



有所恃人不敢非謬即奏其事乃移業滑州加中書侍郎大理卿馬曙從人王慶告曙家藏兵甲曙坐貶官而慶無辜謬引法律論之竟杖殺慶

累遷門下侍郎兼戶部尚書大中十年以平章事領劍南西川

節度使吳縝曰宣宗紀大中十一年二月辛巳魏謩罷又宰相表云十一年二月謩為檢校戶部尚書西川節度使二者不同或者本傳以為十年者誤與趙紹祖曰按舊紀謩罷為西川節度使亦在大中十一年新傳沿舊傳而誤也先謙曰吳

趙說是通鑑二百四十九繫十一年二月辛巳上疾求代召拜吏部尚書用久疾檢校尚書右僕射太子少保卒年六十六贈司徒

進階銀青光祿大夫兼禮部尚書監修國史修成文宗實錄

四十卷上之王賓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唐文宗實錄四十卷宣宗大中八年修其修史官給

事中盧耽太常少卿蔣偕司勳員外郎王溥右補闕盧告膳

部員外郎牛叢皆頒賜錦綵銀器序遷職秩謩轉門下侍郎

兼戶部尚書校勘記冊府三百大中十年沈炳震曰紀以本

官平章事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校勘記冊府本

官作簡較戶部尚書成上有出為二字新十一年以疾求代

書與此傳合通鑑二百四十九與本紀合沈炳震曰紀十二年徵拜吏部尚書以疾未瘥乞授散秩檢校右僕射



守太子少保十二年十二月卒時年六十六贈司徒

暮為宰相議事天子前它相或委抑規諷惟暮謹切無所回畏

宣宗嘗曰暮名臣孫有祖風朕心憚之然卒以剛正為令狐綯

所忌讒罷之先謙曰綯傳不載通鑑二百四十九云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讒暮蓋其一端

暮儀容魁偉言論直切與同列上前言事他宰相必委曲規

諷唯暮讜言無所畏避宣宗每曰魏暮綽有祖風名公子孫

我心重之校勘記冊府三百十七重上有更字然竟以語辭太剛為令狐綯所

忌罷之

暮嘗鈔撮子書要言以類相從二十卷號曰魏氏手畧有文

集十卷吳宗實曰李商隱獻集賢相公啟云散藻摛華則文星鎮見據此足徵文集之美惜其書已亡子潛

滂先謙曰新書世系表潛字蘊華滂殿中進馬潛登進士第潛子敖韋琮甥後琮

為相潛厯顯官校勘記聞本無韋琮二字沈本同沈炳震云子敖當作于敖潛為敖甥與敖子琮為中表

故琮為相汲引之也新書魏徵傳不著暮子而宰相世系表

乃云暮子潛潛子敖蓋因此文傳譌耳然則于之作子其誤

久矣張本同子作于云本誤作子敖下衍韋琮二字今考韋

琮為相尚在暮前安得謂暮之子潛於其時已厯顯官乎據

于琮傳刪正

贊曰君臣之際顧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睿身歿未幾猜



譖遽行始徵之諫累數十餘萬言至君子小人未嘗不反復為  
 帝言之以佞邪之亂忠也久猶不免故曰皓皓者易汙皜皜者  
 難全自古所歎云王榮蘭曰後漢黃瓊傳引語曰皜皜者易唐  
 缺皜皜者易汙即贊所本故云自古所歎柳芳稱徵死知不知莫不憾惜以為三代遺直諒哉暮之論議  
 挺挺有祖風烈詩所謂是以似之者歟

史臣曰臣嘗讀漢史劉更生傳見其上書論王氏擅權恐移  
 運祚漢成不悟更生徘徊伊鬱極言而不顧禍患何匡益忠  
 蓋也如此當更生時諫者甚多如谷永楊興之上言圖為姦

利與賊臣為鄉導梅福王吉之言雖近古道未切事情則納

諫任賢詎宜容易臣嘗閱魏公故事

先謙曰即諫錄也一與  
 名魏文貞公故事

文皇討論政術往復應對凡數十萬言其匡過弼違能近取  
 譬博約連類皆前代諍臣之不至者其實根於道義發為律  
 度身正而心勁上不負時主下不阿權幸中不侈親族外不  
 為朋黨不以逢時改節不以圖位賣忠所載章疏四篇可為  
 萬代王者法雖漢之劉向魏之徐邈晉之山濤宋之謝朓才  
 則才矣比文貞之雅道不有遺行乎前代諍臣一人而已



贊曰智者不諫諫或不智智者盡言國家之利鄭公達節才  
周經濟太宗用之子孫長世

新舊唐書合注終







